

都与邑*

——多重视角下偃师商城遗址的探究(下)



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经过近40年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对偃师商城的形制、布局、年代和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本文结合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历程,从文化因素、聚落、城市和文化遗产等视角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初步综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以期能够促进探索未知,解释本源,做好发掘、整理和阐释,搞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关键词:偃师商城;文化因素;聚落形态;城市考古;文化遗产

Abstract: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hape, layout, age and nature of the Yanshi Shangcheng site. Based on the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process of the sit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sit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factors, settlements, citi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unknown, explain the origin, and do It is easy to excavate, sort out and explain,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Yanshi Shangcheng; Cultural elements; Settlement Patterns; Urban Archaeology; Cultural Heritage

二、主与次:文化因素视角下的 二里岗文化遗存

文化因素分析法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具有全面性、层次性、解构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在判断考古学文化属性、区域内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构建文化谱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存在的困难、文化交流的主体和受体判断上的局限、文化传播的滞后性,以及文化间关系的深入解读不足等^①。二里岗文化遗存是偃师商城遗址的主体遗存,对于这些遗存进行文化因素的解构,可以从不同侧面来了解商城遗址出现的背景及变化过程。

探讨文化因素的前提是对考古学文化进行解构,探讨构成考古学文化载体的因素特征,并对其源流进行梳理,以此来探明不同源流文化因素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途径。

考古学文化的载体包括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

物质文化遗存是考古发现的能够直接辨识的遗存,包括各种类型的遗迹和各种质地的遗物,也包括遗迹和遗物存在的空间和环境信息,即背景信息。具体到偃师商城来讲,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遗迹种类很多,包括大型的线状遗迹和块状遗迹。前者包括大城、小城和宫城及各个功能区域的围墙和壕沟类防御设施,也包括道路、水渠、排水沟以及与此共生的城门等,还包括不同形制的建筑及附属设施等,当然也包括与上述遗迹共时的人类生产和生活遗留下来的其他遗迹,如灰坑、水井、窖穴、墓葬等。遗物的种类则包括人工制成品和人类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各种质地的遗物,也包括与加工环节相关的各种遗留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虽然不能被直接辨识,但是通过相关遗存的存在背景或者埋藏环境的分析可以梳理出来。比如建筑形制、空间布局和建筑体量等空间信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偃师商城一期遗存研究》(21BKG006)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创新工程B类课题《偃师商城遗址综合研究》(2021KGYJ00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上篇详见本刊2021年第六期。

息所折射出来的当时的人群思想观念体现的认知体系,各种人工痕迹和遗留物所蕴含的科学和技术层面的知识体系,以及各种遗存时空关系背后所显示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体系等。

上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所蕴含的要素特征是我们通过文化因素的方式来多角度探究偃师商城和二里岗文化的切入点及基础。

(一) 差异性和共同性

二里岗文化因郑州商城和二里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介于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偃师商城遗址发现后,因其遗存面貌和相对年代与郑州二里岗遗址相似,因而被视作二里岗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之一。除了从文化面貌上考察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差异与共同点外,更需要考察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在文化因素上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类型是二里岗文化的中心类型。从陶器面貌上看,占主导地位的是来自于下七垣文化陶器群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炊器鬲、甗和鬲式罍等,也包括平底深腹罐、中腹盆、敞口曲腹盆、束颈深腹盆等。此外,源自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因素,包括觚、爵、罍等陶质酒器,圜底深腹罐、圆腹罐、圜底甗等陶质炊器,捏口罐、刻槽盆、深腹盆、小口瓮、大口尊等圜底或者凹圜底器。除以上外,素面或者篦状纹饰的红褐色深腹罐、鬲、甗、深腹盆、鼎等岳石文化风格陶器也是二里岗类型陶器群的组成部分。当然,辉卫类型的陶器、南方地区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也是二里岗类型陶器群的构成因素^⑩。上述以陶器面貌为考察对象的文化因素显示出二里岗文化形成中,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对其贡献,也将二里岗文化核心类型人群的来源指向了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

与陶器面貌显示的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显著差异不同,研究者根据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资料,分析了两者在城市防御体系的构建,宫室建筑的营建,城市的布局和功能,玉、石、铜质礼乐器遗物、官营手工业作坊、丧葬习俗、祭祀遗存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相似性^⑪,指出二里头文化对二里岗文化形成中在人类认识体系、科学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显然,从文化因素的视角来考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关系,选取的文化特征不同,对其形成复杂性的认识也会不同。

(二) 复杂性和多样性

具体到偃师商城遗址而言,陶器面貌上既显示出

其属于二里岗类型的共性,也有其因时空差异所显示出来的与郑州和二里头不同特征。除了上述共性和差异性的特征外,偃师商城的陶器面貌还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面,这是其他普通遗址所不具备的。

根据前述偃师商城遗存商文化三期七段的编年体系可知,该遗址的二里岗期遗存可分为三个时期。研究认为,第一期遗存的陶器即呈现出其文化面貌多样性和来源复杂性的一面,其中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占主导地位,其次为下七垣文化因素,此外还有数量较少的岳石文化因素,个别的东下冯类型和盘龙城类型的因素^⑫。研究认为上述文化因素中,虽然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器遗物占据主导,但是薄胎卷沿细绳纹鬲、甗、橄榄形平底深腹罐、束颈折肩平底盆、宽卷沿盆等器物可同下七垣文化相衔接,尽管数量上不占优势,但是具有典型商文化特征。而二里头风格的遗物则是被商文化吸收、接纳甚至改造后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第二期开始,特征鲜明且系统性极强的早商文化定型,二里头文化因素已经退居次要,其他文化因素则数量极少;第三期则基本上不见其他文化因素^⑬。显然,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文化因素在商城遗址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显示出区域内二里头文化被二里岗文化取代的过程。

除了上述陶器面貌上展现出的复杂性以外,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揭示出该遗址在文化面貌上表现的多样性,如前述复杂和完备的城市防御体系、中心区宫室建筑的布局与特征、多处的存储场所和体量较大的仓储设施、完备的城市水系等。上述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彰显了偃师商城在二里岗文化城市体系中的独特存在。

(三) 层次性

在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中,除了要关注文化因素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关注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外,同样还要关注到置身于青铜时代时空背景下各类遗存表现出来的层次性问题。

前述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可分为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其中物质文化遗存中的大量遗存如小型房址、墓葬和一般的灰坑、窑穴、水井等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偃师商城这类大型遗址而言,除了发现有上述常见的规模较小的遗存外,还存在着相当数量、体量和规模的大型遗存。如大型建筑和构筑物(包括宫室建筑群、城垣和护城壕、大型建筑群、大型的渠道和池苑等),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场所,面积和规模均较大的储备场所等。这些遗存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知识,也是对当

时宇宙和自然、人类自身认知的显现。在物质文化遗存中高规格或者精美的遗物上也能体现出文化因素层次性较高的一面。

同样,国内外的研究者在人类学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中的大小传统^⑥,并强调,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以陶器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要对以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礼器文化圈”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予以重视。认为,从大小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的更替不是一个文化代替另一个文化,而应该是不同区域的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着文化大传统^⑦。

综上,文化因素视角下所见偃师商城遗址的陶器遗存,在形成和发展中有着二里头文化因素和二里岗文化因素主次地位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揭示了区域内不同文化统治地位的更替。而从文化因素的共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层次性等方面来观察,以偃师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文明更是早期中国青铜文明中的一个环节,偃师商城是一处面貌独特、地位超然的大型遗址,也是一处能够反映三代时期青铜文化融合发展过程的大型遗址。

三、都与邑:城市考古视角下的商代城址

考古调查发现的古代遗址从规模上来看有大小之别;从所处位置来看,有旷野型和古今重叠型之分。偃师商城面积接近2平方千米,无疑属于大型遗址。发现之初,该遗址大部分处于旷野中,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展,已经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保护范围之内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现代建筑叠压或侵占。由于该遗址发现有二里岗文化的城垣和各种功能区,是古代城市建设的典范,也是深入了解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当然,古代城市注重政治功能的传递和表达这一特色,使其成为商代城市体系及重要城市功用的关切点。

近代著名人本主义城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了“城市意象”理论,即根据视觉来感知城市形态的概念。他认为,城市形态主要体现在五个城市形体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空间设计就是安排和组织城市各要素,使之形成能引起观察者更大的视觉兴奋的总形态。这些形体环境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五点: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⑧。孙华教授在谈及城市考古的时候在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出入口这一要素。

(一)城市形态

偃师商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相对充分,如果从古代城市突出政治功能和表达这一角度来看,其同样强调城市建筑对观察者的视觉感受,因而参照凯文·林奇提出的容易引起观察者视觉兴奋的这些要素,我们从边界、道路、出入口、区域等几个角度观察偃师商城的形体环境要素而不是单单从功能区划的角度来考察,相对更符合中国古代城市设计的初衷。

1. 边界

偃师商城以往详实的勘探和发掘工作,为商城遗址城市边界的探讨奠定了基础。基于现有资料可知,偃师商城大城具备周长接近5千米的城垣,城垣外围有同时期的护城壕,以往发掘中,将该城垣视为城市的边界。

近些年的工作表明,偃师商城中南部存在着两条东西向的不同时期的水道。在西侧城垣外的勘探和初步发掘表明,水道自西侧城垣处算起,向西延伸了超过200米,水道从城墙西侧200米外的南北向冲沟(河道)引水(图一六)。在历年的发掘中,我们在西3城门等地点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分布,这些遗存显然也是靠近河流分布的。因而,商城遗址西侧的边界已经超出了以往的认识,至少囊括了城垣西侧200米的范围。同样,在城市东部历年的勘探中,我们也发现,在偃师交警大队办公楼所在位置也发现有南北向的古河道遗迹,在偃师商城东1城门及城垣的发掘中,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可见偃师商城大城东墙东侧约100~200米的范围内也是当时城市的外围,属于城市的组成部分。发掘和勘探资料也表明,在偃师商城大城北墙的外侧、东北侧及城墙内侧均见有沟状遗迹,城内的沟状遗迹可能是大城北墙外侧存在着古河道,无法开挖,因而在修建过程中



图一六 偃师商城周边勘探发现的古河道

从南侧取土形成。从地形上看,偃师商城北墙接近邙山脚下,该区域基本上是城址的北部边界。偃师商城遗址南侧是自西向东流过的洛河,在遗址西南部2号基址群的发掘中,见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尤其是龙山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虽然古洛河的位置较现在的位置更为偏南,但是龙山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提示着我们,现在洛河的北岸基本是偃师商城遗址的南部边缘所在。多次勘探证实遗址东南部分布有较大面积的湖泊,该区域的存在也是商城遗址东部城垣修建和扩建时必须避让的区域。

综上所述,偃师商城遗址遗存的分布范围当比目前认识的范围为大,不仅仅局限于城垣以内,应该还包括四面城墙以外,古河道和湖泊所限定的范围以内。显然,该城市存在着多重边界,这些边界既是城市核心区 and 外围区的分界线,也是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路网

路网是城市的骨干和物流人流实现流通的廊道,一直是偃师商城勘探和发掘工作重点关注对象,路网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城市形态的认识。

偃师商城遗址自开展工作之初,就特别关注城市布局。由于勘探工作的局限性和偃师商城时期道路遗存的特征不明显,致使历年来发现的道路遗存或不能确定时代,或确认属于历史时期。总体而言,偃师商城内的道路系统仍然不够清晰。

宫殿区虽然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揭露,但是发掘之初,更多的关注区域内的遗存分布和沿革状况,而对于宫殿区边界即宫城城墙上门址的分布状况,尤其是西侧、北侧和东侧墙垣上门址的位置和形制缺乏有目的地探索,故而基本上不清楚。

同样,小城区域开展的工作较少,尤其是小城东城墙南段、南城墙、西城墙均在大城的营建中被包裹,且其年代偏早,保存状况不好,局部在扩建为大城城墙时被削切,因而小城城垣上的门道分布状况尚待探寻。

相对而言,大城城垣上门址的分布状况了解得较多。结合勘探和发掘的认识来看,大城西墙上分布有4处门道,尽管这些门道并非同时存在,但是为了解城圈内的道路系统提供了重要指示。大城东墙上与西墙上对应的位置也存在着门道3处(东1门经发掘证实,其余两处经勘探,尚需证实)。如是,整个大城城圈以内至少可能存在着贯穿大城东西,联通两侧门道的3条道路。大城北墙和南墙中部均勘探发现有门道,因而城区内可能存在与城市南北轴线重合的南北向的主干道。此外,在宫殿区之南,2号基址

群以北局部发现有宽度约11米的東西向道路。2020年在西城墙上新发现有门道,目前不排除还存在东西向道路的可能性。对于上述遗存,有研究者进行过系统分析,并对道路的形制、年代、规制进行过探讨^⑧。目前在大城区域发现的道路遗存除了环城和顺城道路的部分路段可以确认外,其余区域发现的道路迹象的遗迹仍有待进一步工作的开展来确定。

综上所述,偃师商城的路网系统应该是多重环线和网格状道路组合而成,这与近现代城市的路网系统基本没有差别。

3. 区域

城市的多重边界和城区内的路网将城市从平面上划分出多处矩形的空间,这些空间正是了解城市区域及功能的突破点,也是深入探讨城市布局变化和性质的重要参照。

(1) 中心区

I号基址群,处于小城南部中央区域,四周可能环绕道路和水沟。该区域的景观系统错落有致,自南向北依次为建筑区、祭祀遗存区和池苑区。南部建筑区域分布有东西两组建筑群。其中西侧建筑群的轴线位置相对固定,东侧建筑群轴线位置逐渐由东向西靠拢(图一七)。根据建筑分布的状况来看,高低起伏、主次分明,显现出了当时的规划理念和营造水平,是城市秩序和空间打造的重要突出对象。

(2) 存储区

目前发现的存储区域有3处,包括2处府库遗址和1处仓储遗址。

① II号基址群

城市西南部是被城垣和道路隔离出来的半封闭空间,对于该区域来讲也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空间。勘探与发掘表明,该区域内规律分布着东西16~18列,南北6排的长方形建筑,建筑基址周围环绕水沟和道路,外侧环绕有围垣,北侧和东侧至少各存在着1处门道(图一八)。研究者将其视为府库之一,称之为1号府库,当是存储区域之一。

② III号基址群



图一七 1号基址群(宫城区)模拟展示景观效果



图一八 1号府库模拟复原展示效果



图一九 2号府库模拟展示效果

小城之外,大城之内,经由东1和西1门的东西向水道之北,分布着另一处区域。该区域的形制和布局与前述Ⅱ号基址群类似,其内部规律分布有5排15~16列长方形建筑基址,西侧可能通过西南角的小城东门进入小城以内(图一九)。研究者将其视为府库之一,称之为2号府库,可能也是存储区域之一。

③XIII号基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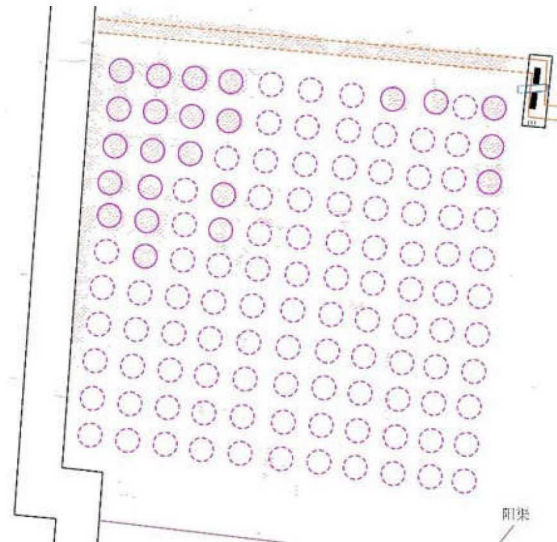
小城西北部区域是近些年探明和发掘的区域之一,该区域西侧和北侧被城垣把其余其他区域隔离开,形成半封闭区域。勘探与发掘表明,该区域内具有规律分布为南北10列、每列10座左右的圆形建筑基址的空间,外侧可能存在着围垣(图二〇)。研究认为该区域为存储区之一。

(3)生产区

发掘和初步的研究表明,在偃师商城存在着手工业生产区域,包括陶器作坊、铜器加工场所和骨器生产点。

①制陶作坊

小城东北角外、大城以内区域,发掘表明存在着陶器的加工生产场所。该生产区域可能有围垣存在,生产行为存在着分区,以生产日用灰陶为主,可能也生产葬器、精致陶器和原始瓷器。该区域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的标准化程度显示其属于官营手



图二〇 小城西北部仓储区勘探复原图

工业作坊^⑧。

②铜器加工场所

目前发现冶铜遗存的地点有3处,分别位于大城、小城和宫城内。由于发掘规模有限,铜器加工的操作链不够清晰,上述地点是否存在铜器制造的作坊,尚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初步的研究认为,偃师商城存在铜器加工的作坊^⑨。

③骨器加工点

在宫殿区的发掘中,在2和9号基址西侧,曾发现数量不少的骨制品,疑似为骨器加工地点之一。

4. 出入口

出入口是城市和功能区内外人群流动的主要交通节点。相对而言,偃师商城是一处具有多重城垣的封闭性城市,其内外交通只能通过不同区域封闭设施上的孔道来实现。受制于发掘面积,偃师商城不同区域门道的了解相对有限。

作为核心区域的宫城,其主出入口设置在南侧,早期通过南墙中段的小型门道和西侧主要建筑的南门实现内外沟通,其他方向的沟通途径尚不清楚。小城区域的了解也相对有限,仅在西墙和北墙中部发现有疑似的门道设施,在小城东墙中段发现有确认的门址。大城的出入口了解相对较多,包括南北城墙中部的城门和东西城墙上的多处城门(图二一)。上述门址,已有研究者开展过较为系统的讨论^⑩。

作为重要功能区之一,1号府库北垣、西垣和东垣各发现1处出入口,其他区域封闭设施上,是否存在出入口,目前尚不十分明了。

(二)规划理念

经过近4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偃师商城的面貌得以初显。通过上述城市边界、路网、区域和出入



图二一 东1城门(1985年)

口的发现情况,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城市选址和营建过程中的一些观念和理念。

从偃师商城城墙的形制来看,城墙存在着多处转折,尤其是小城区域。从已经发现的功能区的规模来看,宫城区早期的长宽均约190余米,晚期拓宽后尺寸超过200米,1号府库的长宽超过200米,2号府库的长宽接近190米,仓储区的长宽不超过200米,尚未探明的小城东南部和西南部的长宽均超过200米。上述区域及部分探明的水系与路网将偃师商城小城区域分割成南北不少于4行,东西3列的空间。在大城城墙内侧发现的道路和道路内侧发现的多段隔墙,似乎预示着大城区域也存在着多处被围垣环绕的居住和功能区。按照商周时期1里等于300步约400米看,每个功能分区的尺寸大体符合半里之数。二里头遗址目前已经证实存在着“九宫格”式的城市布局^⑧,偃师商城是否继承了二里头时期“方井为里”的规划特征和《尚书·禹贡》揭示的“天下九州”地理观,值得探究。

有研究认为,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都邑的建筑朝向差别很大,二里头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宫城和整个遗址的朝向均为北偏东5~6度,包括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在内的所谓商时期的都邑遗址的建筑朝向均为北偏西5~6度,提出了“殷人尚东北”的观点^⑨。先秦时期的城市朝向问题可能与当时的宇宙观有关,偃师遗址出的朝向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宇宙观,如何体现,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偃师商城处于洛河北岸,邙山南麓的山前平原上。小城和大城城墙存在多处转折,并非平直走向。考古勘探发现的古河道位于城址的东西两侧,南侧不远处洛河自西向东流过,城址的东南部存在着较大的湖泊。发掘发现的城市中南部存在着不少于2条自古河道引水,向东注入湖泊的人工石构大型水渠。上述现象与《管子》中《乘马》《度地》诸篇所记载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

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等规划理念是基本相通的。

宫城位于小城南部居中位置,发掘揭露的东、西两组建筑群和建筑形制上的差异,研究者对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宫室建筑的形制的分析都表明,偃师商城承继了二里头宫室建筑“前朝后寝,左庙右宫”的建筑布局理念,偃师商城的宫室建筑通过空间的分布和形制的差异来营造空间上的秩序感。大城、小城与宫城共存这一现象与《管子·度地》所载的“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闾,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穉著者,所以为固也”的理念也是相通的。

在偃师商城小城区域,发现了多处的大中型建筑基址群,分布于宫殿区的东部、南部和西部,有研究认为这些建筑基址可能属于“衙署”类的建筑。宫殿区内的1号基址和6号基址,有研究认为属于上层贵族提供餐饮服务 and 为祭祀行为提供服务的场所,分别属于“东厨”和“神厨”,上述现象与《管子·大匡》所载的“侍者近宫”的理念是一致的。

研究认为偃师商城是二里岗文化时期一处具有浓郁军事色彩的城址。除了宽阔的外城墙和较深的护城壕,小城西南部和小城东墙外的府库遗址,小城西北部的仓储区与储量丰富的囤仓遗址等设施,与《管子·度地》篇中所载的“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也可以相呼应。

综上,从已有的发现和研究来看,先秦时期的文献《管子》中所蕴含的规划思想和理念与偃师商城所体现的规划思路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应是对夏商时期城市建设和规划理念的系统总结。

(三) 治理策略

偃师商城位于洛阳盆地之内,该区域一直被视作天下之中,西周时期径直称其为“中国”。偃师商城宫城位于小城南部的居中位置,周边营建有功能区。考古调查和研究也表明,在二里岗时期,偃师商城为区域的中心聚落,以其为核心,在二里岗下层偏晚阶段区域内形成了三级聚落体系,以实现资源的调配与社会的治理。

《周礼·天官》开篇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有研究认为“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是《周礼》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即以地法

“辨方正位”奠定规划基础、建构空间框架,进而以形体之法“体国经野”塑造空间形态,形成天下尺度的空间秩序;职官体系依附其上发挥效力,最终实现对广阔地域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⑧。从《周礼》所体现的中国早期空间规划体系能够看出,空间规划显然是一种技术工具,是从资源调查到工程实施的系列技术手段。在先秦社会内创造出的一个下至闾里,上至六服、九畿,层层相叠、环环相扣的虚拟空间网络。聚落是基本单元,其整体是空间秩序。同时,空间规划体系也是政治治理的工具,是国家制度设计,职官体系依附其而发挥效力,在保障空间规划运行的同时,通过对国土空间的有效组织和治理,实现了广阔地域内的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⑨。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所形成的空间网络,也是政治统治网络的体现,即由社会上层掌控整体,每一层级都有属员负责,次第传达至基层社会组织^⑩。这一社会管控和治理策略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初现端倪,在二里岗时期得以发展,最终在秦汉时期形成了《周礼》为代表的系统社会治理理论体系。

从城市考古的角度来看,偃师商城目前的工作仍然十分有限,对于城市边界、路网和相关区域的认识仍然相对模糊,对于出入口的了解也较为零散,此外对于城市空间的探索历程来看,不少区域的认识依然属于空白,比如小城东北部和东南部的具体空间形态如何,埋葬区是否存在,生产区域是否专业化,各个区域如何沿革等。

综上,作为城市考古的重要对象,偃师商城的发掘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文明形成和国家产生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对于该城址的认识仍然有待深化和细化,需要把其视作国家历史的缩影、平台和中心,从更深层面探索历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进而探讨城市空间设置背后所显示的社会秩序形成和发展,提炼城市文明的基因和对早期国家发展的影响。

四、中心与副中心:聚落考古视角下的中心遗址

聚落考古是以聚落遗址为单位,进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严文明先生将其研究内容概括为单个聚落内部的形态结构、聚落分布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形态历史演变等三个方面的研究^⑪。张忠培先生强调,聚落分析不仅仅研究聚落的社会结构,同时还要兼具聚落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也要关注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之间

的关系。显然,聚落考古不仅要做好聚落的个案研究,而且要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时期的聚落群,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同一文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同一时期和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聚落变异,从中求证社会群体的演变,观察历史社会的变化^⑫。

偃师商城遗址考古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40年,以陶器类型学和大型建筑遗存逻辑上先后顺序为基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相对详实。结合洛阳盆地二里岗文化的聚落形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探讨区域中心遗址的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二里岗文化时期该遗址的相应角色。近年来,我们曾经根据偃师商城的发掘成果,对其聚落形态、在区域聚落体系中的位置和在三里岗文化时期聚落体系中的角色进行过系列探讨,下文不再赘述^⑬。

总而言之,至迟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已经形成了以超大型城址郑州商城为最高等级的聚落体系,在不同区域形成了以区域内规模较大遗址为核心的聚落体系,如果考虑到洛阳盆地明显存在着以偃师商城为区域中心的三级聚落体系的话,那么二里岗文化已经形成了至少四级的聚落结构。

偃师商城不同阶段墓葬数量的变化不仅可以佐证上述认识,同时也为我们认识新的考古学文化时,如何实现文化认同和观念重塑提供了资料。商城墓葬中发现的高比例的路土葬,建筑基址和作坊区内发现的居址葬,以及这些墓葬中发现的殉狗和腰坑遗迹、碎物行为等均是对二里头文化丧葬习俗的继承。同时不同等级的墓葬中,尤其是稍高等级墓葬中随葬铜质和陶质酒礼器的行为正是对二里头文化丧葬观念的承继,而聚落的组织体系、城市规划与设计理念、建筑营造技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与方式等都显示了二里岗社会上层对二里头文化形成的较为发达的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其所蕴含观念的复制与推广。

长期以来,二里岗文化研究的焦点是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两遗址的年代关系和彼此的功能,以及基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时空关系来探讨夏、商分界等历史学范畴的问题。如果从聚落视角来看,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偃师商城2段至5段),偃师商城一直是洛阳盆地内最高等级的聚落,也是二里岗文化的次级中心。但是墓葬所体现出的社会分化程度、聚落体系中的级差和中心遗址聚落布局与演变过程显示的等级体系是不完全匹配的。如果不加甄别,认为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证据明显不够充分。较为客观地说,偃师商城在某些阶段(第3段或第5段),可能短暂具有最高级别聚落的若干特



图二二 偃师商城遗址航拍(左 1984 年;右 2018 年)

征,而大部分时段,只是规格上低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岗文化次(副)中心和区域中心聚落。

五、博弈与共赢:文化遗产视角下遗址的保护利用

偃师商城遗址自发现以来,发掘和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自 1980 年代以来,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文物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博弈也随着国内形式的变化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一) 保护现状及问题

有别于目前国内发现的其他大型遗址,偃师商城发现之初,地处城郊,区域内所见的大规模工业设施为偃师化肥厂和个别村落。自 1980 年代开始,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开展,城市建成区的规模日益变大,以前远处郊野的偃师商城现在成为扩展后的偃师城区的中心区域。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范围之内成为重点被侵占的对象(图二二)。

目前来看,对遗址保护形成较大威胁的有两大方

面:其一对遗址本体形成破坏或占压;其二对遗址的历史风貌形成破坏。

对于遗址本体侵占的因素有很多,占比最大的是临时建筑、违章建筑的侵占。截至 2018 年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仅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的增加面积就高达近 24 万平方米(表四);其次为林木占用,目前偃师商城遗址小城区域仍存在大面积的生态林,部分地区的生态林对遗址的本体形成了严重的破坏;其三,为城市建设用地与行为,包括道路、渠道、管沟等建设和侵占。对遗址历史风貌影响较大的是建控地带内的高层建筑和构筑物,如遗址东部建控地带内的高层建筑;遗址南北两侧视域廊道内风力发电机组和高层建筑;遗址西部和穿遗址而过的多座的高压线塔和高压廊道。

2019 年以来,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了遗址保护的重要性,遗址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逐渐被清理(表四),遗址保护的的风险和压力开始减少。

(二) 定位及利用原则

自 20 世纪末以来,遗址的发掘中,研究者日益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陆续推动了一系列保护工程和展示项目。“十二五”期间,偃师商城遗址被列入大遗

表四 卫星地图显示的偃师商城保护范围内违章建筑的增减情况

日期	增加面积(m ²)		减少面积(m ²)	
	保护范围内	建设控制地带内	保护范围内	建设控制地带内
2012.08.15	124861	18817		
2014.05.29	59845	32835		27680
2015.07.01		24367		
2016.12.01	44557	5300		
2018.11.30	9732	143795		
2019.03.20			289132	29289
总计	238995	225114	289132	56969
	464109		346101	

址保护名单,“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该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名单。随着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偃师商城遗址在国家文化建设层面潜在的作用越来越大。深入开展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做好遗址的阐释和价值提炼,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奠定基础,成为目前的共识。

偃师商城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的前提是对其进行精准的定位,并将之作为原则,贯穿于所有工作的开展。从文化内涵来说,该遗址首先是大型遗址,体现了其特有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所有保护利用工作的前提,必须是遵循该遗址作为大型遗址所固有的属性。其次,该遗址处于城市中心,其利用除了应坚持保护第一、注重文化导向外,还要满足服务社会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确保文物本体及其环境安全,采取多种方式科学阐释文物价值,提升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协调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提升的关系。

因而,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如何兼具科学展示和利用的问题,成为所有人不能回避的问题,保护和展示利用过程中,如何避免多头无序和急功近利也成为咨询机构和决策层必须面对的问题。将偃师商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定位为遗址公园前提下的城市公园应该成为一个优选,在此基础上,开展科学的、合理的、适度的保护利用工作。

(三)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措施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如何在这一利好形势下做好发掘和阐释工作,搞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 法规的制定和机构的设立

2009年10月1日,经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偃师商城遗址具有了专门的保护条例,目前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结束。

偃师商城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启动,经过多次修订,2006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为北京建筑大学)合作,编制的《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规划》,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文物保函[2006]174号)。此后,2013年12月17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合作编制《偃师商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图二三),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文物保发[2013]19号)。上位规划应该是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开展必须遵循



图二三 偃师商城遗址公园规划(2013年)

的前提。

2. 保护展示项目的开展

(1) 大城东北隅保护展示项目(1997)

1996—1997年,在偃师商城大城东北隅进行发掘后不久,即制定了《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与展示方案设计》并予以实施,模拟展示了城墙、护城壕等遗存本体。2018年进行了景观提升,使之成为小型的街心遗址公园。

(2) 宫殿区先期实验性保护项目(1996—1999)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偃师商城宫城部分区域发掘完毕后,即申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重点项目《河南省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与展示方案》《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规划及第一期工程实施方案》并予以实施,至1998年,对宫殿区部分重要遗迹进行了初步展示,即按地下建筑和祭祀遗址的分布状况,在地面模拟其布局、形制,并复建了池苑(图二四),成为当时全国大遗址中少数开放的遗址之一。

(3) 大城西城墙保护展示项目(2006—2009)

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制定了《河南省偃师商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2006年度)大城西城垣地面标识工程设计方案》。之后,采用复原性保护展示的方式,对偃师商城大城西墙大部分城墙及3座城门城门、部分水道与道路等进行了保护展示,同时对城墙西侧沿线进行了绿化(图二五)。

(4) 宫殿区全面保护展示工程(2010—今)



图二四 宫城 4 号基址展示效果(1998 年)



图二五 西城墙复原展示效果(2008 年)

2007 年 11 月 30 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同意《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保护性展示设计方案》(文物保函〔2007〕1459 号),随后被列入洛阳市大遗址的首批保护展示工程,偃师商城宫城区的全面保护性展示项目(图二六)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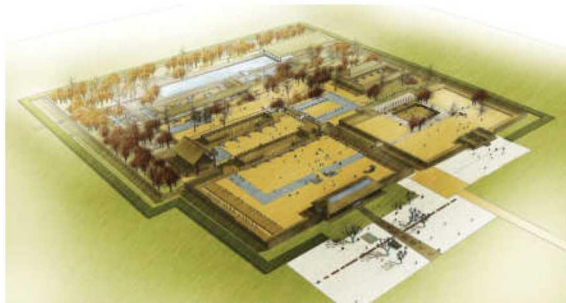
该方案大体遵循了整体保护、全面展示的方针。在对宫殿区 4.9 万平方米土地租用的基础上,对宫城城墙、南部的部分建筑基址(图二七)、北部的池苑和给排水渠道、祭祀遗存区,开展了模拟保护展示。目前,除了三期项目涉及的 3 号和 5 号基址门塾及南侧配建广场外,其余项目大体完工。

(5) 环境整治项目一期(2021)

2017 年 8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偃师商城遗址塔庄村环境整治项目(一期)》(文物保函〔2017〕1408 号)。2018 年 11 月 12 日河南省文物局审批通过《偃师商城遗址环境整治(一期)方案》(豫文物保〔2018〕181 号)。偃师商城遗址环境整治项目(一期)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东、西、北三个出入口广场建设、“阳渠”沿线景观步道、环西城墙步道、景观绿化等,目前正在逐步实施中。

(四) 机遇与挑战

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来看,偃师商城遗



图二六 宫殿区全面保护展示项目设计方案(鸟瞰)



图二七 宫城 4 号建筑基址保护展示效果(自北向南)

址具有怎么样的内涵,如何从现有的发现和研究中更为精准地提炼出来其特定的价值,并将其展现于世人面前,在关注其性状的同时,更加多维地揭示其内涵,阐释其价值,展现其特色,活化其历史,才是下一步保护展示利用工作更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已经开展的项目来看,偃师商城东北隅的保护展示项目,结合了大城东北隅的发掘情况,模拟展示了城墙和护城壕,并将其周边提升为城市区域内的街心公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大城西城墙的保护展示工作,仅对西城墙的局部进行了复原,对西城墙上的三处门道进行了模拟展示,但是由于游路不畅,周边缺乏配套设施,建成后疏于管理,目前景观效果和利用效果较差,已经成为群众诟病的对象。而投入资金最大,施工时间较长的宫城区域的保护展示项目,因为工程管理方面的原因,目前尚未结束,已经施工的区域也存在标志标识缺乏,配套设施缺失,处于尚未开放已经破败的地步,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显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需要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专门的保护机构,固定的人员,必备的技术手段,有效的奖惩措施,保护范围明确的紫线,全面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从根本上杜绝遗存本体破坏行为的出现;其次,在市政建设中要做到规划先行,程序合法,逐步实施。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自 2006 年修订,实施期限到 2025 年止,目前已经进入远期规划实施阶段。近些年来,遗址保护和利用的

理念已经逐渐发生变化,如何处理好看景观效果,融入当地的城市环境,在保持好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协调好遗址保护与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吸纳近些年来新发现、新研究和新成果,适时的修编遗址保护规划已经刻不容缓。从实践层面来看,大型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对地方基层政府形成了较大财政压力,而项目建设是否科学合理,管理是否到位有效,也在考验着文物管理部门和基层政府。而项目执行的结果显示,偃师商城文保资金利用效率较差,施工周期长,展示效果一般,注重保护而较少考虑展示效果和利用水平,缺乏活态的载体设计和体现,导致项目难以长期为继。从新时期的形势来看,如何将文化遗产保护好,将遗产的展示利用项目建设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势必要考虑周边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日渐形成文旅融合的态势,才能实现可持续和良性发展。

显然,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规划管控保护好固态的文化遗产、用载体来传承好活态的遗产、依靠文旅融合来发展好新的业态,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利用的有效机制与体制,才是避免博弈,实现共赢的必由之路。

六、未来可期:转型期的偃师商城研究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并对如何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解释本源;二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三是要搞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四是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⑨。

对于偃师商城遗址而言,其既是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展示和构建中华历史、中华文明瑰宝难

以绕开的节点。只有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才能真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指示精神。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中原地区文化史的构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古代社会的复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对于偃师商城遗址而言,如何结合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构建和复原夏商时期的社会面貌,成为下一阶段研究的重中之重。

自2018年以来,偃师商城的考古工作重点转入小城区域,希望通过系统的钻探和重点的发掘,全面了解小城时期的遗存分布面貌和重要节点处遗存的基本状况。通过多学科深入合作研究的方式,揭示偃师商城第一期的社会状况,并通过同时期周边时期的融合研究,全面了解以偃师商城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交替时期的社会变迁过程。

近年来,偃师商城小城区域的考古工作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小城北墙和西墙处的发掘对其年代和营建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小城西北部区域新发现了可以早至小城时期的大型仓储区和囤仓基址,小城中南部发现了贯穿东西的大型石构水道和城门遗存,小城区域的遗存分布状况逐渐清晰,但是小城门址的位置与数量、小城东北和东南的遗存分布状况、小城其他区域的遗存状况等田野工作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有待于下一步工作勘验。

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重要遗存,优化现有的编年体系,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以往的测年工作选取的标本多为木炭标本,未来若干年内,我们还将利用人骨、动物、植物等遗存,选取系列样本进行序列测年,以进一步完善商城遗址文化遗存绝对年代的编年体系;同时,在发掘和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整合以往的资料开展包括原始瓷及产地、陶器生产与制陶作坊、铜器生产与铸铜遗存、玉石器来源及加工工艺、骨质遗物的生产工艺等生产、经济及贸易方面的研究,补足以往的短板;第三,同步推进包括动植物、地表水和其他资源利用方式的探讨,开展土壤微环境、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拓宽研究的维度和深度。最后,继续开展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探讨人类的体质状况和特征、食性,深入开展墓葬和聚落方面的研究,探讨二里岗时期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等等。

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做好整理和阐释工作,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既是商城考古工作者的初心,也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未来若干年



图二八 偃师商城遗址公园规划(鸟瞰)

内,我们仍将支持相关部门开展遗址公园建设(图二八),推进环境整治项目建设和宫殿区景观优化与提升工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扎实落地和初见成效,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据2020年6月11日作者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都城文明与文化遗产系列讲座(五)的发言内容撰写。]

注释:

⑦⑧桑标:《考古学文化的省思——以二里岗文化的研究为例》,《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⑨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⑪王学荣:《偃师商城第一期文化研究》,《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⑫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著、王莹译:《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⑬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⑭凯文·林奇:《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华夏出版社,2001年。

⑮曹慧奇:《偃师商城道路及其附近围墙设施布局的探讨》,《华夏考古》2018年第3期。

⑯邓玲玲、陈国梁、曹慧奇等:《偃师商城遗址制陶作坊区产品与布局结构研究》,《江汉考古》待刊。

⑰张颖:《偃师商城铜器及冶铸遗物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⑱曹慧奇:《偃师商城城门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6期。

⑲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

⑳a. 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b. 朱彦文:《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㉑㉒郭璐、武延海:《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周礼〉所见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㉓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

㉔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㉕a. 陈国梁:《偃师商城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三代考古》(六),科学出版社,2015年;b. 谷飞、陈国梁:《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

㉖《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第1版。

(责任编辑:谢 绮)